

无經濟价值”等理論，这能說是我們的理論水平沒有提高嗎？在苏联先进理論指导下，几年来我們还发现了某些細脈浸染型銅矿，網狀脈型黑鎢矿，以及某些細脈浸染型鉛矿。

我們在对新矿种的研究上也是旧中国任何时代所不及的。几年来我們除对黑色金屬、有色金屬进行勘探研究外，并对一般稀有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分散元素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是解放前所沒有的。能說是不如解放以前嗎？就是在一些矿床的具体研究上也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如过去旧的文献中对与鎢錫等矿床有关的云英岩化論述只籠統的提一个云英岩化，並沒有深入再研究下去，但在解放后經過研究，却进一步分出了云英岩化的几个帶，如石英帶、白云母帶、白云母石英帶等。又如过去許多文献中認為中南的鎢矿与花崗岩有关，但与其中什么样的花崗岩有关則很少論述。現在通过实际工作總結出了中国南部鎢矿主要与黑云母花崗岩有关。这能說沒有提高嗎？

从右派言論中好象只有地質理論才算科学，而普查勘探方法似乎不算科学。我們認為普查勘探方法不但是一門科学，而且它是一門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才在我們的国家中出現的一門新的科学。

从以上几点事实說明：在解放后我們的地質理論水平的发展是巨大的。右派分子說我們理論水平沒有提高純粹是向党进行惡意的攻击。

張銀芳、顧昌祖

以106矿区的勘探成果駁斥

“地質技術理論沒有提高”的謬論

右派分子說：“地質勘探力量有了发展，不等于地質勘探技术水平有了提高”，“解放后地質理論水平不如解放以前了”。現在我仅以 106 矿区的勘探工作成果来回击右派分子的无耻謾言。

解放初期 106 矿区找矿方向受了资产階級陈旧的成矿理論的影响，机械地認為 106 矿区的成矿区域只限于互层帶，区域的白云岩是原生的不利于成矿，因而認為 106 矿区希望不大。但是，我們在党的领导下学习了苏联先进地質理論，認為 106 矿区成矿区域不限于互层，在头道溝区（其中包括二、三道溝）的厚层白云質大理岩中，在有褶皺構造和次生白云岩化的情况下，也是成矿的良好区域，这就为找矿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徑。关于头道溝区域構造和白云岩化現象在

岩心标本中实际已經看到了这种現象。几年来对 106 矿区大量的勘探工作和对成矿理論进行的研究，証明矿区区域成矿不只限于互层帶，其構造条件（褶皺和断层），在成矿过程中，在适宜岩性条件下（白云質大理岩和次生的白云岩）構造条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先进的地質理論指导下，通过了几年来大量的勘探工作，金屬儲量的数字增長了三倍之多，选矿厂的規模，現已扩建了若干倍。現保有儲量足够 $\times \times$ 年的生产。我們这种已被实际工作証明的理論与资产階級旧学者死教条式的理論有着本質的区别，这能說沒有提高嗎？

这个理論提高的事例，只是解放后在党领导下地質工作理論提高千百件事实中的一个，右派分子想以否定我們技术理論来否定党的领导是决不能得逞的。

任桂荣

水文地質工作的發展是空前的

右派分子說：“解放以后地質勘探工作没有什么发展”“地質技术理論水平沒有提高”，这不仅仅是企图抹煞在共产党领导下地質勘探工作所取得的成績，而且也是對我們全体地質工作者的輕蔑。我們仅以几年来水文地質工作的成就，来回击右派分子这种惡毒的进攻。

大家知道，“水文地質”是一門新兴的科学，解放前是沒有人从事这一方面工作的。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水文地質工作，培养了大批水文地質人員，使得这一新兴的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壯大。目前許多分局都成立了水文地質队或水文地質科，并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其中完成了水文地質測量数万多平方公里，抽水試驗 200 多个孔，共进尺达三万多公尺；并对数以万計的水样进行分析，提出了專門的报告或做为儲量报告一章的水文地質工作总结数十份，从而解决了水文地質条件复杂的矿山生产問題。如确定了几个近海矿山海水和矿体之間的关系，搞清了 502、503 等矿区地下水的来源和其儲量之大小，解决了將來开采的問題。

我們在进行上述工作时並沒有忽視理論研究，为了搞清 502 矿区的地下水的来源，曾收集了日伪时期的水文地質資料和有关部門的資料，并进行了近 700 平方公里的区域水文地質測繪，对这些資料进行了綜合研究，提出了报告。在 502 矿区进行工作时，根据实

际工作提出了由于矿山排水造成下降漏斗之静止水位求得之公式。同时对于实际工作中使用空气压缩机抽水时,风管、水管的直径面积比和沉没比也作了系统的总结,对于抽水试验结果公式的选择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这对今后抽水试验工作有很大帮助。

在水文地质技术上我们亦有很大的进步。如在解放初期进行止水工作时完全使用水泥,后来证明使用粘土止水不但操作简单而且又经济;在第四纪地层进行水文地质勘探时,遇流沙层应采用快速钻进方法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等经验;另外某队还提出利用空气压缩机代替水泵,在第四纪砂矿含水层抽水避免了机械损耗和影响工作。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水文地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亦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右派分子这种恶毒的诬蔑必须予以彻底的粉碎。

谢自成、赵玉良

用化验分析工作的成绩驳斥右派

右派分子说我们地质勘探工作“只重视勘探,不重视科学研究”,“技术理论水平不如解放前了”。现在我要和右派分子算一笔帐,看看我们的技术理论水平究竟有没有提高。

化验分析工作在配合整个地质勘探工作,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前提下,从1953至1956年的几年内,共做了近200万矿样元素的分析,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料。此外还作了许多物理试验、选矿试验,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研究分析,从而找出了矿产富集或贫化的规律、共生矿物及有益有害元素分布、矿床氧化分布等情况。由于这些资料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就能用来进一步指导找矿和勘探工作,并给确定矿石性质、矿床的工业经济价值,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难道这些工作成绩都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吗?而这些成果又是解放以前可以比拟的吗?解放以前搞矿石分析的,据我们了解仅有一个南京地质调查所化验室,所作的工作不论从数量和质上,都比我们今天的成果相差得很远,至于物理试验、选矿试验则更谈不到了,既无实际资料,当然就谈不上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了。

解放以来,我们地质化验工作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1953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独立的地质勘探化验机构,而那时的化验单位所能担负的矿种仅12种,

元素15种,且只能用单一的化学分析手段作些普通分析,所掌握的矿石分析方法也很少,分析人员绝大多数只能作1~2种元素,实验室设备简陋,效率也低,分析质量超差率在30%左右;但经过几年工作,我们现在已有37个大小不同的检验机构,能担负20多种矿种,40多个元素,并掌握了某些复杂的分析,如稀有元素分析、物相分析、全分析等,而且已不仅限于化学分析,而利用了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以光谱、极谱、电位、电导滴定、火焰光度、分光光度等来分析。就以化学分析来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现在已能用络合物、离子交换等方法较理想地来测定分离原化学方法不易解决的干扰物质,绝大多数化验人员至少都能掌握5种元素分析,很多单位现有的分析方法一般均比1953年增加1~2倍,总效率增加了2倍,其中主要项目的测定增加了4~6倍,质量方面,超差率已减到10%±,有的甚至低到千分之几。

我们技术理论水平之所以能迅速提高,除了由于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吸取了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论外,党的领导则是地质化验工作得以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党在地质勘探工作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及时地提出各个时期的方针,解决了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如1953年党提出必须在地质工作人员中树立矿量思想,开始扭转忽视采样、化验的倾向,相应地建立化验机构,以后又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了建立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加强科学试验等中心工作,并依靠苏联专家和广大职工建立和健全了实验室各项管理办法,规定了误差范围,同时号召职工广泛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吸取合理化建议,开展了方法试验,还大量培养了化验工作人员,以使化验工作的技术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都是办不到的。

我们的地质勘探化验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绩是不容抹煞的,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右派分子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必然会被击得粉碎。

方以规、刘同谦

安全技术工作的成绩不容抹煞

自党整风以来,许多右派分子都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大肆叫嚣“地质勘探工作没有什么发展”,“党不能领导地质勘探科学技术”,“地质勘探工作的缺点和错误90%以上应由领